

晉

書

斟

注

晉書斟注卷三十二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
爲琅邪王納后爲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
爲晉王追尊爲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
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爲廟

御覽七百九
晉建武

起居注曰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緣緣通典四十七曰王
導與賀循書論虞廟云王所崇惜者體也未敢當正位
入廟及毀廢之所不知便可得爾不循答曰漢光武於
屬以元帝爲父故於昭穆之敘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
帝之主於長安高廟今聖上於惠帝爲兄弟亦當居惠
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如廟位當以
此定導又云戴若思欲於太廟立后別室循答曰愚以
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宸居之極稱旣名稱未極
更於事宜爲難或謂可立別廟使進退無犯意謂以尊
意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尋備昭穆旣正
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別然非常禮無所取准於名太
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竊以戴所斟酌於人情爲未安太
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如虞氏朕祇順昊天成
命用陟帝位悼如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
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
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

茲寵榮乃祔於太廟葬建平陵太宣中明帝追懷母養

之恩贈豫妻王氏爲邲陽縣君

御覽二百二引晉中興書邲陽作邢陽從

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鄉君

案宣五王傳新野王欲無子以

兄子劬爲後永嘉末沒於石勒此云新野王罕豈以劬既沒於石勒而別立罕以嗣散封耶

豫章君

周家祿校勘記曰當照總目作荀豫章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裒

由是爲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爲帝所譴漸見

疎薄及明帝卽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宣元年帝迎

還臺內供奉隆厚

晉書校文三曰晉中興書確覽二引言荀氏初以微賤入宮生肅祖而出嫁

爲馬氏妻太宣元年馬氏卒肅祖迎母還宮稱建安君然則荀曾爲中宗所遣嫁傳曰別立第曰迎還宮隱約

其辭蓋有所諱也。案明帝紀永昌元年閏月庚寅封建
安郡君。郡字疑誤。行蓋薨後始贈豫章郡君。不應初封
卽爲郡君也。及成帝立，尊重同于太后。咸康元年薨。
本傳似得實。齊敬皇后哀策文注：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薨，案
本傳失載。封太妃事惟云尊重同于太后，則當時必晉
封也。詔曰：朕少遭憫一作怒，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

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

章郡君

御覽二百二晉中興書曰追贈豫章君諡曰恭惠

別立廟于京都

明穆庾皇后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鄆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

文選

讓中書令表注王隱晉書曰：琛第二女，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左將軍琛第三女。后性仁慈。

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爲太子妃，以德行見重。御覽一百三十八晉

中興書曰后少以珪璋特異令儀淑美故中宗爲肅宗
納焉初爲世子妃仁和有禮深見敬重初學記十晉起
居注曰元帝大興元年上臨軒使册命拜晉王妃庾爲
皇太子妃案御覽一百四十九引元年誤作五年晉王
妃作晉王太子妃蓋初明帝卽位立爲皇后册曰妃庾
學記誤脫太子二字也

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

以成肅離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文選齊敬皇
后哀策文注

引晉中興書之美作之義書鈔二十三引
中興書正位閨房上有修教於內四字朕夙罹不造

煢煢在疚羣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

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

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尙柔婦道承姑崇粢

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

下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

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卽位尊后曰皇

太后

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后生顯宗成皇帝顯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

羣臣奏天

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

朝攝萬機

書鈔二十三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臨朝攝政以宣天下

后兄中書

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

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王氏

案虞預傳云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是毋王

氏名茂也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

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

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蘇峻作逆王師

敗績后以幽逼崩年三十三

后卽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罔極贈琛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母巨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

宣縣君

御覽二百二引晉中興書安陵作安陽永宣作永宣

何氏建安縣君亮表

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宋書州郡志杜皇后諱陵此衍一陽字也

咸康四年以后諱改宣城之陵陽縣爲廣陽可證后名無陽字

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

曾孫也父父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

備禮拜爲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

漏盡懸籥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

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

縣爲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

內官旦

一本
作日

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

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

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禮誠宜備設然豐約

之度亦當隨時況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

事一從節儉陵中唯絜掃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

奏造凶門柏厯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

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益

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

書鈔四十八晉中興
書妃后傳曰成帝策

贈后母裴氏爲安樂鄉君御覽二百二引作廣德縣高

安鄉君賜錢百萬布五百疋案本書但言廣德縣脫高

安鄉三字書鈔所引何書以高安爲安樂又裴氏名穆
脫廣德縣三字當從御覽所引何書爲是

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

廿二史攷

異二十一日按成帝諱衍故史家於王夷甫
字而不名此舊史本文唐史臣因而不改爾中表之美

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

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

周家祿校勘記曰常照總目作章周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

拜爲貴人哀帝卽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

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應曰太夫人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

禮志桓溫議宜稱太夫人江彪謂
可言皇太夫人與傳不同當從志詔崇爲皇太妃儀服

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爲太妃敬合禮典不太常江道
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興寧元年薨帝欲服重江彪啟
應總麻三月通典九十五日哀帝興寧中哀靖皇后有
章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總麻三月皇后
齊綴綦毋逢駁云后服
不踰至尊亦當總麻也詔欲降爲朞年彪又啟厥屈私
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晉中興書作
康獻皇后褚氏字蘇子又一百五

十一引作字蒜蒜爲
蒜之誤又脫一子字

河南陽翟人也父哀見外戚傳后

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琅邪王妃

書鈔二十三御
覽一百三十八

晉中興書曰

及康帝卽位立爲皇后封母謝氏爲尋陽
名家應運

鄉君及穆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沖未親國政
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
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
簡狄熙殿寔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媽淑
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
等章惶一日萬機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沖虛高讓
之日漢和熹順烈竝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爲先制臣
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
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
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

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
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
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
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沖闈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
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既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
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太常殷融議依鄭玄義

兩雍

本在衛將軍哀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

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

安也更詳之

通典一百三十五殷融議曰鄭元復云公

朝與歸寧別有二制尊卑迭用拜謁更施
亦未詳斯議爲何所據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曰鄭康成
議在漢獻帝時伏皇后父伏完事也通典六十七曰博

士徐禛依鄭元議曰臣聞成均之法尊以忠孝歷代同
之故鄭元議王延正君臣之禮私覲全父子之親是大
順之道又引康獻褚皇后答何充詔曰具所啟舊典誠
無以相易然此實所悚懼不寧者也案當時議者固不
獨殷融一人也類魏叙引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尙議謂父尊盡於一

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立義

一作

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

後朝臣皆敬哀焉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
冲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諭攝政
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傴俛敬從弗違固守仰憑七廟
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
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于是居崇德宮手詔羣
公曰昔以皇帝幼冲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

艱銜恤歷祀沈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
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
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
勦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
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
后復臨朝稱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
香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尙倚戶前視奏數行
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一無字索筆荅奏云未亡人罹
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御覽九十九孫盛音陽秋
日温奏未有此十五字卽
奏遂迴温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于顏色
換內之

及詔出温大喜簡文帝卽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
孝武帝幼冲桓温又薨羣臣啟曰王室多故禍艱仍臻
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
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尙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
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宜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
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
殷妊妣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
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尙寔固社稷大人
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機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
庶不勝憂國嗚嗚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

覽省啟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竝以主上春秋沖富加
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
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啟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
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

御覽一百三十八
引晉中興書曰秦

元元年太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

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
年崩於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爲

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澡議曰

案當從元本作
澡宋書禮志二

誤作

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

道也

宋書禮志二
禮云作禮傳

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

母之義也

宋書禮志二齊母作資母通典八十作資父

魯譏逆祀以明尊卑

宋書禮志二通典八

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

十尊卑皆作尊尊

致敬同于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

齊衰其從之一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潯人也

案輿地紀勝三云晉何后宅在海鹽縣南

三里並引輿地志云海鹽縣烏夜村晉何準居焉一夕

羣鳥啼噪乃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準女爲后之

日何準爲廬江人傳稱其州府交辟不就父準見外戚

何由而居海鹽恐是後人依託未可徵信傳案御覽二百二引晉中興書作司以名家膺選升平

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

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
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大常彪之宗正綜以禮
納采琦荅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
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
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
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暉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
奉册立爲皇后通典五十八王彪之册立皇后何氏文
日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
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暉册命散騎常侍女何氏爲皇
后洛爾易階乾坤詩首關雖王化之本實由內輔是故
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妊姒母周肅嗣克崇皇后其祗助
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導六宮作範
儀於四海皇天無親后無子哀帝卽位稱穆皇后居永
惟德是依可不慎歟

安宮桓立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
哀感路人立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
事耶乃降后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
建義一作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

饑而饕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

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

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日永興當

作元興自穆帝升平元年至安帝元興三年正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

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哀帝卽位立爲皇后追贈母爰氏爲安國鄉君御覽二百二引晉中興書爰氏誤作爰民后在位三年無子

興寧二年崩哀本紀在三年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陽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

爲東海王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太和六年崩御覽一百五十一

一引晉中興書作太和元年崩宋書禮志三亦云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薨案海西公紀皇后庾氏崩于元

年五月與何書宋志合是本傳誤也葬于敬平陵帝廢爲海西公追貶后

曰海西公夫人御覽一百五十一晉中興書曰追貶海西公夫人無子太元九年

海西公薨于吳周家祿校勘記曰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冠族祖合
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
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
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
吳氏女竝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褻賢於
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御覽一百三十一
遂以德色納爲夫人又一百四十四及初學記十晉起
居注曰有司奏今月九日當拜鄭夫人右婕妤案儀注
應服雀釵袿襜案婕妤好爲九嬪之一位在二夫人下起
居注恐有誤文本書顧榮傳云帝所幸鄭貴嬪有疾貴
嬪亦在夫人之次亦與本傳異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恆有憂色帝問其

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裒餘二妹未有所適
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
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
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裒爲尙書郎以悅
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
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
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御覽一百三十八
引中興書作九年簡文帝時爲
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
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亾母生臨臣國沒留國
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通典八十二亦無
所厭作而上無所

朕得敘
作得神

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

無一

明比二字通典
八十二作明典

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從

琅邪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卽位

未及追尊

案世說方正篇引中興書曰生簡文帝卽位
尊之日文宣太后是誤以孝武追封屬之簡

也文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

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

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

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

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

案當從孝武
本紀作簡文

宣汰

于是立廟于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多

謂鄭太后應配食于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案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于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于先帝至于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南史臧熙

傳曰晉孝武帝欲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憲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旣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彌不配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

論者從之案臧燾之議較徐邈尤深切著
明史臣蓋以燾終仕劉宋故削而不載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

御覽一百五十一引晉中興書作簡文皇后王氏字蘭姬又二

百二引晉中興書作蘭始案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

見外戚傳后以冠族

御覽一百五十一晉中興書曰后以冠族太宗納焉初爲會

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永和四年母子竝失帝意俱

被幽廢

御覽一百五十一晉中興書曰並失太宗意后及道生俱被幽廢

后遂以憂薨

咸安二年孝武帝卽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

贈后父遐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御覽二百二晉中興書曰追贈

前夫人成氏東豐縣君後夫人成氏東興君案此二夫人蓋爲后母皆遐之妻也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
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
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
男其一終盛晉室御覽三百六十一引晉陽秋作後時徐房當有女誕三男一女終大盛
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
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
問焉荅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
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
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

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
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岷嶠既至
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
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
遂生孝武帝昔鈔九十異苑云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
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息乃禱辭云若無
嗣者將無應也至三更鬱有黃氣起而西南遙墮室前
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帝御覽五百二十九引異苑作
濮陽令在帝前禱至三更又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曰濮
陽者不知何許人事道專心祈請皆驗鄭歸女足跋陽
療之尋差晉簡文廢世子無嗣時使人祈請於陽於是
中夜有黃氣起自西南遙墮室爾時李皇后懷孝武
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卽位尊爲淑
妃太元三年進爲貴人九年又進爲夫人十二年加爲

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啟母以子
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啟嘉祚
於聖明嗣徽音于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
以仰述聖心允荅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
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

卽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

御覽八百九十二幽

明錄曰晉孝武帝母李太后給賤人簡文無子曾徧令
善相者相宮人李太后給息役不豫焉相者指之此當
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帝會稽王道子旣
登尊位服相者之見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
畫作虎象因以手撫欲打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
虎戲患手腫痛遂以疾崩

右僕射王雅尙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

孔愉

傳子安國字安國歷尚書左右僕射書泰誓正義曰李
顯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
爲彼偽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爲此言陳壽祺左海文集
曰世說注卷一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
陰人車騎倫第六子也宋書禮志晉書禮志通典吉禮
凶禮皆載孔安國論議李長林宜與同時故得引其說
穎達誤以爲漢之孔臨淮也案通典八十一引太常殷
茂李太后服議謂名稱雖尊而據非正禮與何澄等所
言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異議故傳志均削而太皇太后
不載通志又引車胤荅徐廣問李太后服 太皇太后
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申陽秋之義母
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
服三年之喪子于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
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
從重謂應同于爲祖母後齊衰三年

禮志作齊衰期宋書徐廣傳亦稱齊

衰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朞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修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

御覽一百三十八世說方正篇注引晉中興書均作字法惠

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傳初帝將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恥于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廕望如王蘊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宣康三年中軍將軍桓沖等奏

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

宣康三年中軍將軍
桓沖侍中臣康奏

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

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敘靈
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
而夏族以熙妊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

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

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天性柔順惠心塞
淵儀度既同四業允備案何曾所載奏文較詳且盛

德之胄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
晉中興書胄作兆

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

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晉
中興書徽音作貞進

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爲樂平鄉君

御覽

二百二引晉中興
書樂平作平樂

后性嗜酒驕妒帝深患之乃召蘊於

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訓誠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爲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

廿二史攷異二年十一月一日按帝紀

追尊在安帝隆安三年此有脫文

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

御覽一百四十九晉東宮舊事曰司徒會稽王道子等啟曰皇太子

係體宸極年德並茂宜簡國媛緝宣內教故中書令太常王獻之新安公主息女六行肆修四德允備加世載

簡正慶深積善念曰宜作配儲宮正位中饋太元二十

一年皇太子納如珉邪臨沂王氏時年十四案初學記

十引王隱晉書作安僖皇后王氏字神受御覽一百珉

四十九引王隱晉書亦云字神受疑本傳愛字誤也

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初學記十

四十九王隱晉書曰太常王獻之女新安公主生即安

帝姑也御覽一百五十二晉中興書曰新安愍公主道

福簡文第三女徐淑媛所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爲太

生適桓濟重適王獻之

子妃初學記十王隱晉書曰孝武帝以後少孤無兄弟

百官朱服會於新安公主第祕書監王操之爲主人御

覽一百四十九晉東宮舊事曰有詔以皇太子納如珉

帛各有差使持節兼司空尚書右僕射謝玉姪珉

副護軍將軍臨湘縣侯車允迎詹事尚書左僕射王珣

率東宮迎于主第道引東宮高事如敬王又晉孝武帝

起居注日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望蔡公謝玉

之爲珉太子妃王氏詔曰太子諱翼賢士竭誠慎行

就仰祖宗遺烈憑道德之姿保傅將翼賢士竭誠慎行

就仰祖宗遺烈憑道德之姿保傅將翼賢士竭誠慎行

就仰祖宗遺烈憑道德之姿保傅將翼賢士竭誠慎行

修德積善慶隆豈惟在子天賚賜所以宣其悅情其便
依舊又賜左僕射王珣奏賜文武絹布百官詣止車門
六引彈作類上縣十上禮又七百三晉東宮舊事曰泰元中
皇太子納妃王氏有銀塗博山連盤三斗香爐一案御
覽所引頗多譌字及安帝即位立爲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于
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
后初爲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爲皇后生海鹽富陽公
主魏書司馬胤傳曰后兄季之弟淡之雖德文親戚而
盡心於裕德文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內人密
加毒害前及帝禪位于宋降爲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
年崩時年五十三祔葬沖平陵宋書顏延之傳曰晉恭
思皇后葬應須百官湛

之取義熙元年除身
以延之兼持色吏

史臣曰方祇體安儼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
齊明故知陽燠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
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定資於此宣穆
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
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
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瑾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
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于此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器識
暗鳴蛙智昏文蛤讀書記疑七日鳴蛙見南風肆狡扇
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于長樂方觀梓樹頽鳩羽於

離明褒后威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會何足喻中原陷
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於元老
成王冲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
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辰各免華陽之覆竟
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末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

滅職此之由穆后沈斷忘情執爨故劔辭恩池蒲起歎

崇化繁祉肇基商亂讀書記疑七日故劔二語指張后

謂宣王晚不悅於張后也崇化謂文明王皇后肇基商亂此語不可解王皇后以賢稱安

有肇亂之事豈以追贈及外曾祖母及從母而言乎
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

辱疑榮援筆廢主

讀書記疑七日此持尺威帝困學紀

日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對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案成帝紀亦載作契闊終罹殷憂以斃

記疑七日此指

芬實窈窕芳菲婉嫵呂妾變羸黃姬化

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百書輯注卷三十一

晉書斟注卷三十三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

王祥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宜照總目補弟覽子目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

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

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曰王氏音字少立大將軍掾

四子誼胤典融融字巨偉二子祥覽案本傳作仁而唐表作音且愿官亦不祥覽案本傳祥性至孝

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

世說德行篇注王祥世

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御覽二

十六引師覺孝子傳作後母憎而譖之由是失愛於父

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

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

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晉書日思魚鰓鮓于時

盛寒河海堅冰旦且冒厲風于崖伺魚一朝忽冰開小

文有雙鯉俱出祥取以奉母初學記七引河海堅冰作

河水冰堅旦且作朝朝崖作涯俱出以奉母御覽九引

孫盛雜語作有少冰解下有魚出因以奉母御覽二十

六師覺孝子傳曰盛寒河水堅冰網罟不施母欲得生

魚解褐扣冰求之忽冰小開有雙魚出游祥垂綸而獲

之時人謂之至孝所致也寔宇記九十二日孝感濱去

常州八十五里王祥臨沂人後母寓居武進尚義鄉

母疾思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忽雙鯉躍出即此濱也

又取魚處也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孝水在河南府

西二十里出谷口山本名谷水王祥卧冰于此因改爲

孝水案下文有避地廬江語去武進尚遠恐寓居之說

不足深信即河南之孝水亦出附會地志謠謬往往如

是望江與廬江稍近然本傳避兵廬江尚在此事之母
後恐亦出依託與地紀勝又以爲在撫州尤不足信
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
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世說德行篇注蕭廣濟孝子傳
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有丹柰結實母
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
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世說德行篇注日家有一
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注蕭廣濟孝子傳日祥
後母庭中有李彌儼欽而注蕭廣濟孝子傳日祥
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
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
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
世說德行篇注虞預晉書日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廿
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祥以泰始五年薨年八十五上
湖漢建安九年祥始二十歲卽使避地更在其前距爲
徐州別駕之日祇二十餘年耳此三十當爲二十之誤

也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

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

世說德行篇注虞預晉書曰年向六十刺史呂

虔檄爲別駕書鈔七十三王隱晉書曰徐州刺史薛爲

別駕以州之股肱糾合義口又引王書曰王祥爲本州

別駕琅邪屬徐州也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魏志呂

虔爲徐州刺史在文帝時計文帝黃初元年祥纔三十

有六耳卽被徵在黃初之末亦止四十餘何得云耳順

也王隱晉書云祥始出仕年過五十蓋據舉秀才除溫

令而言非指爲別駕之日也案本爲具車牛祥乃應召

書作年垂耳順蓋承虞預之誤

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廿

史攷異二十一曰按魏志呂虔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

委之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此傳云寇盜充斥卽利城

叛賊也劉知幾以爲漢建安中州界清靜政化大行鈔

徐州未靖時事蓋未攷魏志耳州界清靜政化大行鈔

三十四王隱晉書曰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類聚十九

常以服事州境獲宐

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類聚十九

常以服事州境獲宐

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類聚十九

常以服事州境獲宐

書海沂作海內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温令

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卽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

祿勲轉司隸校尉魏志呂虔傳注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

從討母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

太學命祥爲三老書鈔六十七初學記二十一王隱晉書曰魏帝高貴鄉公入學將崇先典

乃命祥爲三老又書鈔六十七魏氏春秋曰甘露二年詔曰關內侯王祥秉義潛固可以祥爲三老祥南

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

臣政化之要以訓之間者莫不砥礪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曰帝乞

言于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旣備加之以忠誠忠誠

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于

人乎書鈔五十三王隱晉書曰祥於是乃仰爲明王聖

帝之軌君道之要俯以訓帝百辟聞之莫不砥礪向學

初學記二十一引作祥乃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

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

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

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日晉公既進爵爲王太

尉王祥司徒何曾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

司空荀顛並詣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

今便當拜也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日便當相率而拜無

所疑也世說簡傲篇注漢晉春秋日便當相率而拜無

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於王何曾傳文帝爲晉王曾與

高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會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

而巳案會本傳之言與習氏之言微異習氏與會本傳

均以爲文王是此傳誤作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

武帝也桂馥札樸已言之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

之宰相魏志三少帝紀注引漢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

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

魏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班例作班列

安有天

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

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

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魏志呂虔傳注王隱晉書曰荀顛要祥盡敬祥不從書鈔八十五晉

陽春秋日文帝進號爲王荀顛入拜王祥獨長揖王謂

祥曰今日然後知君所養之重也案此亦以爲文王事

與木傳異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祥別傳曰晉受禪時

廟廊之士莫不懽容而祥色不怡時人加置七官之職

爲之語曰王公恨恨有送故之情也

帝新受命虛己以求謙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
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
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

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

以隆政道者也

書鈔五十二引王隱晉書作詔曰太保者艾元老高行清辨朕所毗倚以隆道

宏治者也初學記十一引王書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

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

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

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

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

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簞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

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

定省又以太保高絜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

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厯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滌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璞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元作趣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繡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

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秦始皇五年薨

寰宇記二十三日晉王祥墓在臨沂縣東北五十里案武帝紀秦始皇四年夏四月戊

戌大保睢陵公王祥

魏志呂虔傳注王隱晉書云秦

始四年年入十九薨與本書武紀合是傳文誤作五年

惟王隱謂年入十九薨而本傳上文遺令云吾年入十

有五啟手何恨亦復互異恐王書有誤又案下文云時

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攷后崩

亦在四年則五年確是誤文 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

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

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感傷

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
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
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
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

一作達世說德行
篇作理中清遠

將非以德

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
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
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
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
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

書鈔
九十

二引語林作一
兒欲還葬舊塋

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

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卽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

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

覽少篤至行魏志呂虔傳注晉諸公贊曰覽率素有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

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宗正卿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漢以太常光祿勳衛

尉宗正廷尉太僕大鴻臚大司農少府為九卿而官名

無卿字魏晉宋齊並因漢制梁武帝增置十二卿始於

官名下繫以卿字今晉史諸傳間有稱某卿者如王覽

傳以覽為宗正卿何遵傳遷太僕卿衛瓘傳轉廷尉卿

司馬允之傳追賜太常卿山濤傳除太常卿何攀傳廷

尉卿諸葛冲擊虞傳父模魏太僕卿虞為衛尉卿太常

卿周浚傳父斐少府卿下敦傳父俊歷位廷尉卿謝安

傳父哀太常卿孫綽傳轉廷尉卿皆唐初史臣不諳官
制率意增加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
非當時本稱
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
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諡曰

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

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裁作裁

裁字士初撫軍長史

王導傳父裁鎮軍司馬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曰裁撫軍長史襲卽

邱子周家祿校勘記

曰此數行宜附覽傳不別爲篇按

本書之例凡附傳別爲篇者必有子目其無子目者必係後人誤分今覽諸子不列於子目呂虔一段又係總結全篇之文故知宜附覽傳不別爲篇基字士

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尙書郎彥字

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書鈔

二百三御覽二百六十三引晉中興書作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魏志呂虔傳字子恪封萬年亭侯莫

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

刀或爲害書鈔一百二十三引晉中興書作刀或爲害卿有

公輔之量故以相與文選王文憲集注引作乃或爲害卿有祥固辭強

之乃受

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晉中興書作祥始辭之祥固強乃受書鈔一百二十三引作強乃受之祥

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文選王文憲集序注晉中興書

日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

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魏志呂虔傳注晉諸公贊曰覽子孫繁衍願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裁子導別有

傳

鄭冲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

寡欲耽玩經史

世說政事篇注王隱晉書曰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

遂博究

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

一作禮任真自守不

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爲太子搜

揚側

元作仄

陋命沖爲文學累遷尙書郎出補陳留太守

沖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產

世說政事篇注王隱晉書

日草衣緼袍不以爲憂

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

爲從事中郎

元作郎中

轉散騎常侍光祿勳

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日案沖論

詞集解正始中所上序稱光祿大夫臣鄭沖今傳但

云轉散騎常侍光祿勳不云光祿大夫史文略也

嘉

平三年拜司空

魏志三少帝紀曰嘉平三年十二月以光祿勳鄭沖爲司空注引魏書作司空

文陽亭侯臣沖三國志攷證二曰鄭沖也晉

書本傳不言封文陽亭侯當以此奏補之

及高貴鄉

公講尙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

魏志三少

帝紀曰正元二年九月庚子講尙書業終賜執

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

俄轉司

徒

魏志三少帝紀曰甘露元年冬十月以司空鄭沖爲司徒

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

魏志三少帝紀曰景元四年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十二月庚戌以鄭沖爲太保

沖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

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然後施行元

用世說政事篇曰賈充初定律令與羊祜共諮太傅鄭

沖沖曰皋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橋所探羊曰上意欲令

小加弘潤沖及魏帝告禪使沖奉策武帝踐阼拜太傅

乃粗下意進爵爲公頃之司隸李熹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

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

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沖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

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勲

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

所以明德庸勲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雋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冲太保明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尙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明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

晉書故曰按曲禮五十日艾服官政釋文云艾忠肅一音刈治也是知魏晉人讀艾爲刈與鄭康成異

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偶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元作御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

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簞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椒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薨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成咸憲初有司奏沖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

論語集解序曰今集諸家之善說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

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
常侍中領軍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
侯臣何晏等上隋經籍志集解論語十卷何晏集兩唐
志卷數同並作何晏集解朱志作何晏等四庫提要曰
皇侃義疏前有奏進論語集解序題孫邕等五人之名
晉書亦兼稱五人今本乃獨稱何晏者殆晏以親貴總
領其事歟晏何進之孫何咸之子也黎庶昌古逸叢書
敘目曰覆正平本論語集解十卷此書根源隋唐舊鈔
字句與今行本異同甚夥往往合於陸氏釋文字畫亦
奇古卷末題堞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
五月吉日謹誌正平甲辰當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沖
其云重新鏤梓則以前有刻本可知然時代無攷矣沖
無子以從子徽爲嗣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何曾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宜
照總目補子幼遵子目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

魏志

何夔傳曰字叔龍遷太僕封成陽亭侯案與本傳作陽武異

曾少夔爵好學博聞

魏志

何夔傳注晉諸公贊曰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為

平原侯讀史舉正曰案侯當為王魏志可據曾為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

侍郎文選與侍郎曹長思書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弱冠累遷散騎常侍汲郡典農中郎

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靜為基而

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內虛耗事役眾多誠宜恤養黎

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書鈔七十四引王隱晉書

作猶禦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

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書鈔七十四引王隱晉書何曾傳作下為民興利而除害

也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書鈔七十四引王隱晉書何曾傳作得其

其人則國忠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欺

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間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忽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誡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

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頤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
伐遼東會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
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
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
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頃缺不豫則才足相
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
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
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
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
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

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

不相鎮

顛一作

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

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

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

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

官嘉平中爲司隸校尉

魏志何夔傳注引干寶晉紀作正元中爲司隸校尉

撫軍

校事尹模惡寵沐

一作

威姦利益積朝野畏憚莫敢言

者曾奏劾之

世說任誕篇注晉諸公贊曰用心甚正朝野憚之書鈔六十一王隱晉書曰時撫軍

都尉尹模因校事作威曾奏收之罪甚狼籍案尹模見魏志程曉傳又三少帝紀注引魏書有大長秋臣模疑

卽此人

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會亦謝病爽誅

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會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
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會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
禮敗俗之人今一作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

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

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汗染華夏帝曰此

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文選竟陵文宣王行狀

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

之書鈔六十一引王隱晉書作君不能爲彼忍之耶

會重引據辭理甚切書鈔六十一引王隱晉書此句帝

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母丘儉誅子句妻苟應坐死其族
兄顛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句其命詔聽離

婚荀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會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會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爲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會任司隸積年遷尙書正元年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會盛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旣出又過其子劭會先敕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會深以譴劭會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

案魏志三少帝紀注

引魏書奏永寧宮有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會其事在咸嘉平六年會已封潁昌侯本傳乃列於正元中誤也

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會與高柔鄭冲

俱爲三公將入見會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

史攷

異二十一日按高柔卒於景元四年司馬昭未爲晉王
至咸熙元年封王其時三公則太尉王祥司空荀顛也

傳

武帝襲王位以會爲晉丞相加侍中

武帝紀咸熙二年九月戊午以

魏司徒何會爲丞相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爲公

魏志何夔傳注晉諸公贊曰封朗陵縣公

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曰蓋謨

明弼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咸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會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先皇勲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

乃予違汝弼匡獎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袞職未如

用又厥辟之重其以會爲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

領司徒

書鈔五十一引王隱書作以太傅領司徒會固案傳爲保之誤蓋進位太傅尙在其後也

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

御覽二百八書鈔五十二引王隱晉書劉翽翽

日以太保領司徒會固讓詔曰司徒舊丞相翽翽

輔輔之職自古及今總論人物治化之本乃視事進位太傅會以老年屢

乞遜位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

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

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

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

類聚四十五引王隱晉書作所

掌煩

不可久勞者艾其進太宰侍中公如故

善本書室藏書志曰

勞宋刊大字本晉書

中下不行公字

朝會劍履乘輿上殿

書鈔一百二十九引王隱晉書

作詔令乘車入殿門

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

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簞褥

魏聚六十九晉公卿禮秩日何曾遜

位賜算褥一具

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

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

敕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

年八十

魏志何夔傳由晉諸公贊曰年八十餘薨

帝

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

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諡博士秦秀諡爲繆醜帝

不從

御覽五百六十二干寶晉紀曰博士秦秀議曰會資性驕奢不修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

諷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會者也

謹按證法名與實爽曰穆怙威肆行日醜會宜證爲穆

醜

策證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證爲元

魏志何夔傳注晉諸公贊

日證曰

會性至孝

姚範拔鴛堂筆記曰何會傳盛稱其孝按其說本于傅立何劭傳成贈答

詩稱內外兄弟然則傅立何氏婿也其

解容有過譽作史者遽徇載之非也 閨門則一作整肅

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

衣冠相待如賓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

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立著論稱

會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

苟侯乎古稱會閔今日苟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

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
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
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苟何君
子之宗也又曰穎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
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穎昌侯見之矣又曰見
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
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初學記二十六引王隱晉書作尊
豪累世御覽四百七十一引王書
作道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
累世傳曰豫章王嶷盛饌亭賓謂棕曰今日肴羞宜
有所遺不棕曰恨無黃頰雁何曾食疏所載也每燕見
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

食食日萬錢

書鈔一百四十四引王隱晉書作一日食至萬錢類聚七十二引王書作日近萬錢

猶日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敕記室勿報劉毅等

數劾奏會侈怵

元作怵

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

從事劉享嘗奏會華侈以銅鉤馱

一作馱

剗一作剗

車塋牛

蹄角後會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

憾遂應辟會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

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會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

因酒相競會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

廿二史

十一日今以庾純傳攷之會與荀顛齊王攸議云純不

求供養於禮律未有違惟譏其荒酒肆忿之失石苞則

詆其榮官忘親不忠不孝矣史於苞傳無

貶詞而獨責會

一人抑何自相刺謬也

嗣文選贈何劭王濟詩注臧榮緒
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

何劭

劭字敬祖文選游仙詩注引臧榮緒少與武帝同年有總

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及卽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尙書書鈔五十八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四年詔曰何劭已歷試朝位博雅有拾遺願問之才其以劭爲侍中惠帝卽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

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尙書事

書錢六十五王

隱晉書曰以本官領太子太師初揚駿以口麗每注情

於廣陵王遙而賈后無子遂立通爲太子欲令親萬機

而年尙小故盛選六傅以劭領太師通省尙書事勞格

技勘記曰劭于太熙初爲中書令俄暢謫諫兒元康

元年八月自太子太師出爲都督後轉特進累遷尙書

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傳皆失載

左僕射文選游仙詩注臧榮緒晉書曰初爲相國掾劭

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文選游仙詩注臧

多聞善屬篇章魏志何夔傳注晉永康初遷司徒趙王

諸公贊曰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

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閒

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

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

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

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

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

章並行於世案書鈔一百引何劭荀粲傳世說文學篇注引弼別傳不著撰人當卽何劭所作隋

志云梁有太宰何劭集一卷勞格校勘記曰

卷錄一卷唐志作二卷永嘉元年本紀永嘉元年

十二月司空何劭是劭又自太宰轉司空矣魏志何夔傳

夔劭嗣封朗陵公贈司徒諡曰康子岐嗣注引晉諸公

贊作子粲嗣御覽五百六十一王隱晉書曰養子岐爲

嗣類聚五十一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興滅繼絕何曾

後闕爲朗陵侯石勒載記又有朗陵公何夔案夔

闕名不見本傳當是岐之後人傳贊作粲誤文

亡袁粲弔岐魏志袁渙傳注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岐辭

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爲儒官至尙書

岐辭

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

死弔死何必見生

書鈔八十五引王隱

晉書何劭傳決

死而弔見生下者字御覽五百六十一引王書與本書同

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

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忠正畏強易弱粲乃止

御覽五百六十

一引王隱晉書易作侮讀書記疑七日忠正當作中
正袁粲時爲其州中正此晉之袁粲非宋之袁粲也

何遵

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幹能

魏志何夔傳注晉諸公贊曰有幹能少經清職

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常侍

書鈔五十八晉起居注曰何遵公亮篤誠有才幹器

任久歷朝位職用有效今宜敘進拾遺左右其以侍中
遵爲散騎常侍皆徒分豔有與內常侍更讀文書

累轉大鴻臚性亦奢怵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驚行

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魏郡太守遷太

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綬機羨嵩字泰基書鈔五十七引

王隱晉書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初學記十二引

作字泰基作善少歷清官領著作郎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曰綬

史法字伯蔚位至侍中尙書魏志何夔傳注晉諸公贊曰遵

中位至尙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

城陽王尼見綬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

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綬初曾侍

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

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

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
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
祖其大聖乎機爲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
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
不以爲慙羨爲離孤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
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子崇

歐陽建

孫鑠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
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
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

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立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

魏志鄧艾傳注世語曰鄧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與相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立信武帝監軍郭誕

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苦本起兵許都立信坐被刑在

家從典農司馬求人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

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爲佐相御覽四百四十二引苞曰

徐廣晉紀作魏謁者郭元信出使從宏農求御人

御隸也何宋本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

販鐵於鄴市書鈔五十五王隱晉書石苞傳作買鐵鄴

鄴市魏志三少帝紀注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于

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案郭頌以鄴市爲長安

恐有誤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

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魏志夏侯

略曰允字士宗明帝時爲尙書選曹郎出爲郡守遷侍

中尙書中領軍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

官屬收送廷尉考問竟減死徙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

邊以嘉平六年秋徙其年冬死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

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御覽四百四十二引

徐廣晉紀作稍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

遷至宏農司馬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

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

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

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

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尙書丁謚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

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愿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

惠遷徐州刺史

魏志三少帝紀注世語曰後擢爲尙書郎歷青州刺史水經泗水注曰下邳大

城中有大司馬石苞碑案本傳不言爲尙書郎以水經注證之青州爲徐州之誤苞嘗爲徐州故立碑于下邳

也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

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

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

督兗州刺史州秦

一作周秦

徐州刺史胡質

案魏志質傳由常山太守遷荆

州刺史不言爲徐州

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

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逆擊

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

輸異等收餘眾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

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

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

有成濟之事魏志三少帝紀注世語曰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

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後進位征東大將軍

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買充苟助議葬禮未定苞時奔

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

陳騫諷魏帝以厯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

武帝踐阼遷大司馬御覽二百九晉武帝太始官名曰大司馬石苞聞通爽悟秉意不聲

又晉公卿禮秩日晉以石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

苞爲大司馬次三司下書鈔五十一引王隱晉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

鼓吹

書鈔五十一

有之樂二字

引王隱晉

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

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
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
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
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
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
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
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
焉會苞子喬爲尙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
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
擾百姓策免其官

勞格校勘記曰紀傳皆不載苞免官
年月通鑑依三十國春秋晉春秋置

於秦始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敕

四年征東將軍琅邪王伋自下邳會壽春讀史舉正曰秦始

邳時未爲琅邪乃東莞王也勞格校勘記曰通鑑攷異

云伋于五年二月始鎮下邳恐傳誤也案伋自撫軍將

軍出爲鎮東大將軍進拜大將軍亦未嘗爲征東也從軾鳩羅苞用掾孫鑠計放兵

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

自恥受任無效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廩上書理苞

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

厯可紀宜掌教典以讚時政其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

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

曰吳人輕脆終無能爲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

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
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
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
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

書鈔五十二
王隱晉書曰

石苞爲司徒深陳農桑本務明
其考課居位五年天下稱之

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

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
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
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
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
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

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

辨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

事業者苞在外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

武帝

紀作九年二月癸巳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磨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

大車寰宇記六十五日石苞臺在南皮縣南一十三里

高二丈苞南皮人也按城冢記云南皮有石苞墓

此是也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

諡曰武咸宣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爲終

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

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

不得飯哈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

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

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

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儁崇

元和姓纂十卷作苞生喬統

越峻儁嵩案林氏以越爲三子與本傳異峻爲浚之誤嵩爲崇之誤以統爲嗣統字弘緒

厯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爲尙書郎

元和姓纂十日統孫瑛趙司空

案瑛當是順之子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祖厯尙書郎散騎侍

郎帝既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慙色謂之曰卿

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

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

義也以超爲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爲前鋒遷中護軍陳豨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宮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超爲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顥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爲豫州刺史劉喬繼拔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爲太傅越參軍俊字景倫

案上文作俊此作俊浚之弟名

儁則不當作俊也

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黃門侍郎爲當

世名士早卒雋字彥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為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選文

王明君詞思歸引序注均引臧榮緒晉書曰早有智慧類聚二十一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

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御覽

六十三太康起居注曰石崇崔亮母疾日賜清酒粳米各五升猪羊肉各一斤牛又三百七十一志怪集曰石

季倫母喪洛下豪俊赴殯者傾都王戎亦入臨殯便見鬼攘臂打搥鑿甚惶惶有一人當棺立此鬼披胸陷之

此人即應鑿而倒人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便去得病半日死

餘案書鈔七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年三十餘文選思歸引序注引臧榮緒晉書亦作二十餘則三十誤也

為修武令有能名入為散騎郎遷城陽太守書鈔六十

五山濤啟

事云太子左衛率缺城陽太守石崇北中郎中司孫尹
皆忠篤有文武皆其選也御覽二百四十五山公啟事
日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留儼城陽太守
石崇參選又二百四十七山公啟事日太子左率缺侍
衛威重宜得其才无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謹有文
武河東太守焦勝清貞有信義皆其選也案傳不言爲
左衛率中庶子非史文從略蓋崇與伐吳有功封安陽
楊駿有隙故山公屢薦而終不用也

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
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旣而見
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
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厯位盡勤伏度聖
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
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駿

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謫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

元作內

達靈鑒

昭遠存先父勲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卽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甄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

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荅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封賞過度多樹黨拔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攀本傳作散騎侍郎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王隱晉書亦作散騎常侍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啟祚正位東宮

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
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
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
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
有致恩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
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

元作莫

知其紀今

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
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
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尙當依
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

尉御覽一百七十二引嶺表錄石季倫為交趾採訪使

名當平吳之後崇以荆州刺史遙領南蠻加鷹揚將軍

崇在南中得鳩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鳩鳥不

得過江為司隸校尉傅祇所糾詔原之王愷傳亦云傅

論正重罪詔特原之書鈔六十三引晉諸公燒鳩於都

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荆州劫遣使商客

致富不貲文選恩倖論傅注王隱晉書曰石崇貪而好

為荆州刺史數劫商賈世說汰侈篇注王隱晉徵為大

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文選思歸引注引臧榮緒

被書擯頌之一本無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

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

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世說品藻篇注石崇金谷詩敘

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

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

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

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

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

罰酒三斗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凡

五十三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

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頃羊二百口鷄猪鵝鴨

之類莫不畢備寰宇記三郭緣生述征記云金谷川

地有金水自太白原南流經此谷晉衛尉石崇因卽川

阜而造爲園類聚九戴延之西征記曰梓澤去洛陽六

十里彌濶二十餘里梓澤金谷也中朝賢達所集賦詩猶

存是石崇居處御覽七十二郡國志云梓澤卽金谷也

北三十里與金谷相近又郡志云梓澤卽金谷也

金水出焉故謂之金谷晉石季倫別墅在焉水經泗水

注曰下邳大城內有監軍石崇碑案據詩序作監青徐傳脫青字崇之葬地史無可攷或以其曾鎮下邳故立此碑于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謙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

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謚謚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尙初學記十八王隱晉書曰石崇百道營生積財如山御覽四百七十一徐廣晉紀曰石季倫甚富侈衣服伎樂夸於許史世說汰侈篇注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築樹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愷以給以侈靡而崇爲居最瑋等每愧羨以爲不及也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

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

世說汰侈篇曰王君

夫以粘精澳釜石季偷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綫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通鑑晉紀注本草圖經曰赤石脂出濟南射陽及大山之陰蘇恭云濟南大山不聞出者惟豫州盧氏澤州陵川縣慈州呂鄉縣並有及宜州諸山亦出今出潞州以色理鮮膩者爲勝崇愷爭豪如此

世說汰侈篇注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武帝每助愷

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

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

類聚七十御覽七百三引語林而碎

作瓦

愷旣惋惜又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

世說汰侈篇方厲作

甚厲

崇日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

三四尺者六七株

書鈔一百三十五石崇故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有二寸類聚七十

御覽七百三引語
林作六十七枚

條榦絕俗光彩曜日

御覽七百三引
語林曜日作溢

目如愷比者甚眾愷况然自失矣

世說汰侈篇
况然作惘然

崇爲客

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壅嘗與愷出游爭入洛

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

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

世說汰侈篇曰又牛形狀氣力
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游極晚

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
及每以此三事爲掩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
問所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

耳韭蒔壅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

世說汰侈
篇奔作本

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蹻蹻則馭矣

世說汰侈
篇作急時

聽偏轂
則駛矣

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

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

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閒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

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

元作身

名俱泰何至齷齪哉

世說

汰侈篇作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齷齪語人

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

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

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

元作進

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

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

文選王明君詞

注引臧榮緒晉書作趙王倫專任孫秀

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故曰

綠珠

御覽一百七十二

嶺表錄曰

白州有一派水出雙

角山合容州江呼爲綠珠井在雙角山下梁氏之

綠珠

井在雙角山下梁氏之

綠珠

井在雙角山下梁氏之

綠珠

居舊井存焉案此爲唐人記載

美而豔善吹笛

類聚十入引干

恐出傳會附注之以備異聞

寶晉紀作美而工舞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作美如玉善舞

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

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

世說仇陳篇注類聚十八引干寶晉紀均作方登涼觀臨

清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

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

世說仇陳篇注引干寶晉紀作曰任所以擇使

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

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

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

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

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囧以圖倫秀秀覺之遂

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洛陽伽藍記一曰昭儀寺有池趙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

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荅曰知財

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荅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

害魏志蘇則傳曰則弟愉注云愉子紹字世嗣爲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輿地紀勝五引夷堅庚志云

平江府吳縣賣華山相傳以爲石崇墓恐不足信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

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

應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衛瓘傳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二事正相類又裴楷傳初楷

家炊黍在甗或變爲拳或爲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事亦相近也

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

御覽四百七十四

一王隱晉書曰石崇雖有人才而性龕強貪而好利富擬王者有司簿閱崇田宅財物及水碓有三千餘區倉

頭八百人他珍寶奇異不可稱數及惠帝復詐詔以卿案三千餘區當從本傳作三十

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

書鈔四十八晉起居注曰惠帝元康元年詔曰

故樂陵公石苞國祚莫繼其特以苞孫行爲樂陵公

案行當爲演之誤惟一作苞孫一作崇從孫互異

會孫樸

劉羣傳作石璞

字立眞爲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

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

司徒

勞格校勘記曰據載記樸爲司空非司徒

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右族

文選臨終詩注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甥歐陽建

勃海人也寰宇記六十五曰建勃海重合人石崇之甥爲郡豪傑也雅有理思才藻美贍

書鈔一百歐陽建別傳云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勃

建文辭美贍構理清微

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厯山陽令尙書郎馮翊太守

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文選臨終詩注王隱晉書曰爲馮翊太守趙王

倫之爲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

及平倫篡位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

母妻無少長皆行斬案隋志有頓邱太守年三十餘臨

歐陽建集二卷與本傳作馮翊太守異

命作詩文甚哀楚寰宇記六十五曰歐陽建墓在臨津縣東南二十七里

孫鑠字巨艸案書鈔六十引臧榮緒晉書作孫鑠字巨業蓋避愍帝諱河內懷人也

少樂爲縣吏周家祿校勘記曰樂疑當爲錄聲之誤太守吳奮轉以爲主

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猶字一本多不與鑠同坐奮

大怒遂薦鑠爲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
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
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
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旣出
卽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尙書郎書鈔六
籍晉書曰補吏部令史歎曰羣縣自可不爲鑠禮而天
臺復爾乃以公府掾爲令史若陳擒自表諸人並省列
不階卑雜而我獨屯塞不通如何遂就職遷尙書郎案
本傳不載鑠爲令史以公府掾爲令史一語證之自當
在石苞辟掾之後 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類
遷尙書郎之前 六十二王隱晉書曰東宮坊有醉相殺者中丞奏郎官
從事孫鑠杖一百鑠奏東宮是行馬內而推行馬外官
爲建法令詔中丞令史各一百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爲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恆牛命士不恆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喻五侯而競爽春畦薤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互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贊曰鄭沖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操芳飴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貲

那分身墜樂往哀隨

晉書斟注卷三十三